

动物世界

□刘剑波



小镇忆旧

我发现郭振家其实是个慈祥和蔼的老头,我不再惧怕他了。后来他告诉我,他好久没听到这些乡音了。他把那些家禽的叫声称为乡音。

能再来一遍羊的叫声?天晓得他是因为这个把我叫到了办公室,而且我一直搞不懂他为什么对此感兴趣。于是,在空旷的办公室里,我肆无忌惮地咩咩叫了起来。像,太像了!郭振家陶醉在我羊的叫声里。我来了劲,对他说,我不仅会学羊叫,我还会学鸡叫鸭叫狗叫猫叫呢。于是我把这四种家禽的叫声学了一遍。我出色的模仿让郭振家对我充满了好感,他摩挲我头顶问我,你像口技演员,你是怎么会的?我得意地告诉他,我家都养着呢,听惯了。我还邀请他到我家玩,这样他就能看到了。那天,我发现郭振家其实是个慈祥和蔼的老头,我不再惧怕他了。后来他告诉我,他好久没听到这些乡音了。他把那些畜禽的叫声称为乡音。

很难想象,我家的小小院落竟然养着那么多的畜禽。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它们的住处是怎么安排的,但每天早上一开门,我姥姥出现在院子里,它们用各自的声音向我姥姥倾吐的情景犹在眼前。那是它们用自己的话语系统向它们的统治者问候呢。那声音怎么听都有献媚的味道。何止是问候啊,问候是幌子,真实的目的是乞求和怜悯:鸡说,多么漫长的夜啊,您瞧瞧,我的肚子早就空了。鸭们不甘落后,呱呱呱吵成一条声,饿了,饿了,饿了!羊简直要造反,它们表示愤怒的方式是不停地顶着一根木柱,然后用尖厉的声音高叫,快给我点草,快给我点草!与羊叫声相比,小狗的汪汪声微不足道。猫的叫声是温柔的,它贴着我姥姥的脚踝,不停地转来转去。最优雅的是鸽子,它们扑棱着翅膀径直飞向蓝天,只留下一条优美的弧线。只有蚕静卧在芦帘上,忍受对绿油油的桑叶的渴望。我最迷恋蚕啃噬桑叶的声音,沙沙沙,仿佛春雨在呢喃。

总之,早上一开门,院子里的畜禽就吵成了一团。我觉得我姥姥是喜欢那种感觉的:她人微言轻,又垂垂老矣,在人类世界里遭受着漠视,但在这些畜禽面前,她简直就是掌握它们命运的女王,她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它们的心,她的一颦一笑都决定着它们的情绪。而当她发出斥责之声时,它们一个个都觉得大难临头,惶惶不可终日。那时,我姥姥

还不算老,除了做所有的家务,照料我们,还有精力来伺候它们。在她看来,鸡鸭成群,狗欢猫叫才像个家的样子。而用畜禽的产出来贴补家用,是最主要的原因。每天,母鸡何时下蛋,成了我姥姥关注的焦点。那些母鸡跟我姥姥混熟了,我姥姥可以对它们招之即来。我经常看到我姥姥抱起它们,探寻鸡屁股里有没有蛋。倘若有,母鸡就会被关在鸡埘里,避免它下到别处,难以寻觅。一直到母鸡发出那种分娩后的轻松快乐的咯咯声,我姥姥才放下心来,赏给母鸡一把食。

不过,也苦了我们这些孩子。我们一放学就要被支使去挑羊草,而赶鸭子进窝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。鸭们对河流太迷恋了,在它们眼里,河流是它们的天堂吗?让它们离开河流简直要了它们的命。夜幕降临之际,它们还凫在水里,神情庄严地游来游去,对我们的吆喝充耳不闻。我和弟弟跑到对岸,向它们投掷石块,鸭们不慌不忙地潜入水中,我和弟弟哭笑不得。我姥姥教我们用玉米粒引诱它们,这一招果然很灵,鸭们抢着爬上来吃撒在岸上的玉米粒。我们把玉米粒撒成一根绳子的形状,绳子的尾端止于鸭窝门口,这样,鸭们就乖乖进窝了。

养蚕是充满诗意的活计。见证从蚕籽到白灿灿的蚕茧,让我们感受绚丽的生命过程。往往,蚕吃桑叶的沙沙声,会蔓延到我们的梦境。我们在这种美妙的声音里,睡得地老天荒。为了不让蚕宝宝的口粮短缺,寻找桑叶使得我们疲于奔命。周围的生产队倒是桑田,桑叶连绵一片,却不许外人采摘。有一次,我和外号叫“猫儿头”的同学陈亚华骑自行车去十里外的十二大队偷摘桑叶。我们把桑叶装在车包里,当车包鼓得像怀孕的女人肚子时,一个生产队长模样的中年人突然出现了,并对我们竭尽恫吓之能事,表示要把我们扭送派出所去。我们吓得几乎要尿裤子了。不过扭送派出所之前,先得将桑叶送到生产队去。我推着车子和“猫儿头”在前面走,队长在后押送。我不甘一包桑叶就这样断送了,回去如何面对嗷嗷待哺的蚕宝宝?走了十几步远,我突然狂奔起来,同时跃上车去,把自行车蹬得风驰电掣。队长徒步地喊着,而我已逃到安全地带。我大口大口喘着气,对“劫后余生”有了切肤之感。可怜“猫儿头”被队长训斥了一通,后来我在周围才货摊上买了几个柿子补偿他。



她打开摩托车后备箱,取出两卷月饼,说中秋快到了,一卷给我,另一卷让我代劳送给其他班上的一位女生。

江湖夜雨十年灯

□江徐

坐看苍苔

我们都生活在窗前,窗外云来云往,花开花落。

我好像一直站在窗前,从未离开。菜木才开花,而今又开,恍惚而已。中秋仿佛才过去,而今又来。

重温萧红作品,恰好读到一篇《中秋节》。那时候,萧红跟萧军在一起,没有风花雪月,只有箪食瓢饮。十月的一天,她忽然想起从前的中秋节:“记得青野送来一大瓶酒,董醉倒在地上,剩我自己也没得吃月饼。小屋寂寞的,我读着诗篇,自己过个中秋节。”

不知她读了哪些诗篇,不知她的窗外是否有桂花香,饿了似的,飘进饥饿的人的心扉……

古人的诗词,相当程度上也是他们的回忆录。我喜欢在诗词里了解唐宋人生。最近读黄庭坚词传,近二百阙词、二千首诗,串联起来,便是江西诗派开山鼻祖的一生。

据说不惑之年的黄庭坚已戒除酒色,潜心向佛,却依旧恃才傲物,在宦海中沉浮。那年,他在德州平镇任监知监事,中秋节快到了,他收到兄长黄大临捎来的书信,一盒家乡特产红壳月饼,以及兄长的仕途佳音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,黄庭坚去镇上给母亲和儿子买回德州月饼,又命家人摆上筵席。他要举杯邀月,开怀畅饮。

明月如镜,好风似水,黄庭坚不禁想起远方的亲朋故友,尤其是至交黄几复,于是执笔写下诗篇《寄黄几复》:我居北海君南海,寄雁传书谢不

能。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。持家但有四立壁,治病不蕲三折肱。想得读书头已白,隔溪猿哭瘴烟藤。黄几复是黄庭坚少年时期认识的好朋友,两人志趣相投,情义深笃。

长大后,离开家乡,踏上仕途后各奔东西。一个在北国,一个在南方,聚少离多的岁月,他俩借鱼雁传书保持往来。

“春风桃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。”遥想当年,温风似酒,举杯共饮,那段岁月,仿佛就在昨日。夜雨孤灯下,细想当年情,江湖相望,竟已是流水十年。

梦中梦,身外身,能有几回十年?所以,他在另一阙词中感叹:“笑口须开,几度中秋见月来。”

中秋,月饼,诗词,十年,让我回想起师范时代,教过我们语文和写作的虞福美老师来了。

人如其名,虞老师个子高挑,气质优雅,笑起来眼睛眯眯的,亲切又飒爽。虞老师喜欢穿高跟鞋,哪怕在操场上打羽毛球,也穿高跟鞋。她说穿惯了高跟鞋,换了平跟鞋反而不舒适。

身为语文课代表,我有机会常去虞老师办公室。有一次夜自修,她喊我去到办公室,只有我俩,以及两盏白亮亮的日光灯。相对而坐,聊了很久。“父母双全的孩子,也有他们的苦恼,如果父母总是争吵……像你这样,也有属于你的幸福……”实际上,我自己也是这种观念,并非自欺欺人,也不是自我安慰。能从一位师长口中听到与自己相契而一般人不敢、不愿诉之于口的想法,心中一凛,更因对方的坦诚以待而倍感温暖。

有一天课后,虞老师让我跟去车棚。她打开摩托车后备箱,取出两卷月饼,说中秋快到了,一卷给我,另一卷让我代劳送给其他班上的一位女生。那女生大概是她亲眷吧。

自文彭起,石质印材被大量采用于篆刻创作,由于文人的全程参与,印章的字法、风格、境界以及边款、印纽的制作都得到迅速提升和发展。

灼灼其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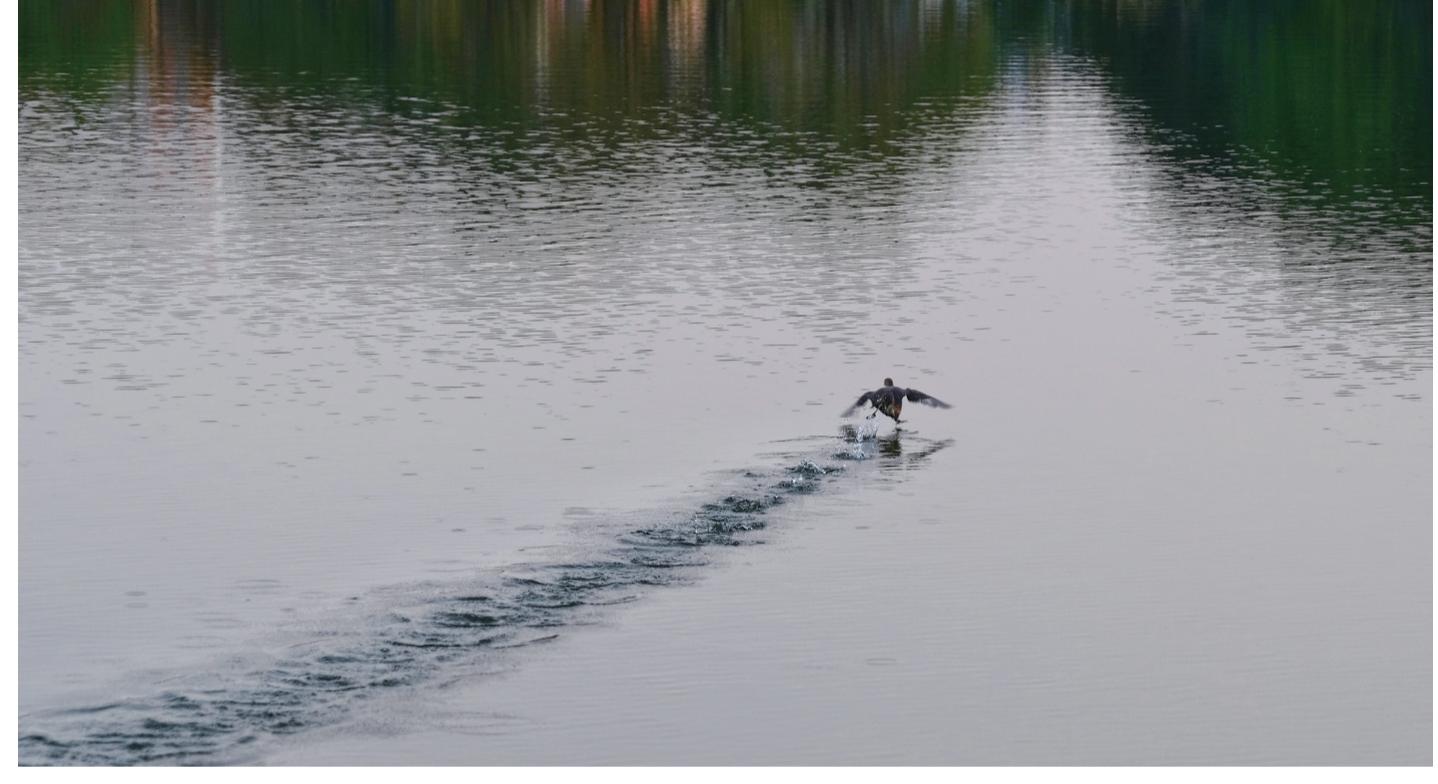
□杨谔



在我国传统艺术百花园中,有一朵明艳的小花——篆刻。艺术大师丰子恺说它:“经营于方寸之内,而鉴赏乎毫发之细,审其疏密,辨其妍媸。”又说:“书画同源,而书实深于画,金石又深于书。”他说的金石,指的是篆刻。篆刻是后来的称法,因人印文字以篆书为主而得名,战国秦汉时叫玺、印、章、印信、印章,后又有关防、宝、记等多种称法。

印章起源甚早,主要作为凭信,后扩展至器物标记等领域。到目前为止,考古发现最早的印章实物为战国时物,从工艺制作水平及艺术手法看,印章的发源当远早于此,我还曾大胆推测,极有可能图画印的出现早于文字印。印章艺术的发展,在秦汉时达到大盛,数量多,制作精美,材质以铜、铁为多,也有金、银一类,制作工艺则有铸有凿,但以铸为多。另虽有玉质、牙角之类材质的印出现,因质地坚硬,一般人不敢轻易染指。印章艺术从三国魏晋开始走下坡路,到唐宋时已大而无当,粗鄙不堪。其时虽有一些著名文人用心于此,但是一实践不多,二是“刻”这一道至关重要的工艺必须假手于人,最终效果便不太理想。也有自己亲自动手刻制的,比如宋代大书画家米芾,但线条粗糙生涩,权当游戏可也。

元末,书画家王冕首创以花乳石作印材。花乳石是一个总名,主要包括青田石、寿山石、昌化石等。由于花乳石质松脆,受刀容易,所以从设计篆写印稿到刻制完成,书画家自己可以一手完成。王冕的印宗法秦汉,又曾为妓女马湘兰刻过两印:一方是他的代表作《听鹂深处》,是著名文人王穉登索刻以赠马湘兰的;另一方是白文大篆印《浮生半日闲》,有边款记载当时情景:“壬子谷日,偕蓝田叔、崔羽长、董元宰、梁千秋,集舟中,女史马湘兰索印。”



凌波 郭俊摄

豆棚瓜架雨如丝

□王春鸣



花边系马

颜杀手,植物中不肯正面开花的可能就是豆类了,可是豌豆花太素,蚕豆花太土,赤豆花过于清白,只有扁豆花最得我心,尤其是紫扁豆,被绿色小花萼托着,在芦苇棚上一枝枝旁逸斜出,渐变的紫色浪漫极了,却又是家常的浪漫。

扁豆棚总是和芋艿地相间,翠叶婷婷的芋艿和乱红摇曳的扁豆,是田间最相映成趣的风景。而在苏南夏天的餐桌上,芋艿片烧扁豆也是最应景的组合,就像白扁豆籽烧青筋丝一样。扁豆可以和蒜末清炒,也可以做成扁豆饭,用生抽料酒葱姜腌制了肉丁,再以猪油煸炒到五分熟,等米饭快熟时拌进去,文火焖之,再揭开锅盖的时候,香气和热气,迅速地糊满眼睛鼻子脸,谁都喜欢吃。

有的人家,扁豆架下也会随手撒两粒丝瓜籽,但丝瓜大多是吃不着的,它们会顺着架子爬到旁边的高树上,能爬多高就爬多高,然后自由地长成巨大的丝瓜络。这日子就是桐城派散文家戴名世在《乙亥北行日记》中羡慕的那样:“过一农家,其丈夫方担粪灌园,而妇人汲并且浣衣;门有豆棚瓜架,又有树数株郁然,儿女啼笑,鸡犬鸣吠。余顾而慕之,以为此一家之中,有万物得所之意。”

我们家,在长长的几十年时光中,也是始终有豆棚瓜架菜畦篱落,有万物得所之意的。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,我始终就像爬不

高的扁豆藤,胸无大志,不能远游,喜欢承欢在父母膝下。后来爸爸老了,病了,吃什么都没有胃口,总是觉得冷和累,他坐在豆棚旁边晒太阳,随手就摘了半篮子扁豆。妈妈给他用素油煮了扁豆饭,将豆荚两头掐掉,两边的老筋撕掉,连着豆粒剥成丝,衬着晶莹的白米,盛在红色福碗里,他竟然吃了小半碗,连连说香。爸爸离世之后的第一个夏天,扁豆花依然开得蓬蓬勃勃,妈妈又煮了几次扁豆饭,青中带紫的豆荚在刀下剁得细碎,太碎了,盐不是加多就是加少,我一口都吃不下,包在嘴里溜到屋角吐掉,没有撕干净的筋嵌在牙缝里,一扯,心中剧痛。眼前一棚紫扁豆,在八月的风里摇晃着,有的在开花,有的在凋谢,蝴蝶和蜜蜂去了又来。

满架秋风扁豆花,一如往年,而终究物是人非。

乡野植物有风情的不多,所以有些隐居田园的文人也喜欢扁豆。我的书架上许多闲书,最闲的一本是《豆棚闲话》,清代艾衲居士的话本小说。所有的故事都是假托主人与几位客人在豆棚架下的聚会闲聊所得,时间是从种豆到豆枯,我猜这豆棚一定是扁豆棚,因为扁豆的花期和生长期都是漫长的,能一直从四五月到九十月。艾衲居士是个饱经忧患,块垒在胸的不羁文人,他们将自己放逐到乡野,以不作为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。有时闲来无事,主客们有的姑妄言之,有的姑妄听之,于是就有了豆棚瓜架雨如丝,有了漫话,有了夹杂着隐喻的春去秋来。

我很喜欢扁豆花,觉得它是花朵里的侧